

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

[俄]

列夫·托尔斯泰

著

安娜·卡列尼娜

于大卫

译



ЛЕВ
НИКОЛАЕВИЧ
ТОЛСТОЙ

根据莫斯科文学作品出版社
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
1985 年版译出

АННА
КАРЕНИНА

[俄]
列夫·托尔斯泰

著

安娜·卡列尼娜

于大卫

译

ЛЕВ
НИКОЛАЕВИЧ
ТОЛСТОЙ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娜·卡列尼娜 / (俄罗斯) 列夫·托尔斯泰著 ;
于大卫译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9.4
ISBN 978-7-201-14315-6

I. ①安… II. ①列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
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3198号

安娜·卡列尼娜

ANNA KALIENIN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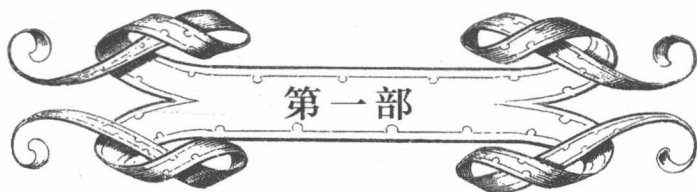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刘 庆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	300051
邮 购 电 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责任编辑	霍小青
产品经理	周 颖
书籍设计	星 野
制 版 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发 行	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34
印 数	1-5,000
字 数	762千字
版 次 印 次	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145.00元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¹

1. 出自《新约·罗马书》12:19：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；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“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此处援引《旧约·申命记》32:35：他们失脚的时候，伸冤报应在我。



1

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每个不幸福的家庭自有其不幸福之处。

奥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。妻子得知丈夫跟从前在他们家的法国女教师有关系，便对丈夫宣称不能跟他在一个家里生活。这种状况已持续到第三天，感觉到痛苦的不仅有夫妻俩，有所有家庭成员，还有全体仆役。所有家庭成员及全体仆役都觉得他们住在一起没意思，任何在客栈偶然相遇的人都比他们——奥勃隆斯基的家庭成员和阖家仆役之间关系密切。妻子待在自己的几个房间闭门不出；丈夫已经三天不在家；孩子们在家里到处乱跑，像丢了魂一般；英国女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，写信函请女友为她找个新地方；厨子昨天就离开了家，正好是在午餐的时候；打杂的厨娘和马车夫要求清账。

争吵后的第三天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·奥勃隆斯基公爵——

斯季瓦，社交圈都这样称呼他——在惯常的时间，即早上八点钟醒来，不是在妻子的卧室，而是在自己书房的羊皮沙发上。他在沙发的弹簧上翻了一下他那富态且精心保养的身子，就像要久久地再睡上一觉，又抱紧枕头让它贴着脸；但这时他猛地一起身，坐了起来，睁开眼睛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，怎么回事呢？”他想，回忆着梦境，“是啊，这都是怎么回事？对了！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¹设午宴待客；不，不是达姆施塔特，而是美国的什么地方。对，那个达姆施塔特就在美国。是啊，阿拉宾在玻璃餐桌上设午宴，各桌都在唱《Ilmotesoro》²，不，不是《Ilmotesoro》，比这个更好，还有那些小瓶子，一个个都是女人呢。”他回想着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两眼愉快地闪着光，他微笑着沉思起来。“是啊，真好，太好了。当时还有不少极好的东西，让人没法用言语述说，醒了连意思也表达不出来。”这时他发觉一条呢绒窗帘的侧面透进一束亮光，便愉快地从沙发上挪下两只脚，探寻着那双妻子用金色的上等羊皮为他缝制的拖鞋（去年的生日礼物），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，并没起身，只是朝卧室里他身边挂睡衣的地方伸出手去。这时他才突然想起自己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，而是睡在书房里；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，他皱起眉头。

“唉，唉，唉！啊！……”他哀叹着，回想起发生的一切。眼前又一次浮现出跟妻子争吵的所有细节，他毫无出路的困境，

1. 德国西部城市。

2. 意大利语：我的宝贝。

以及最让人难受的、他自己的过错。

“是啊！她不原谅，也不可能原谅。最可怕的是，全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可我又没犯错。这就是整个悲剧所在，”他想到，“唉，唉，唉！”他绝望地评判着，一边回想这场争吵中那些让自己最感沉重的印象。

最让人不快的是起初那一刻，当时他刚从剧院回来，既高兴又满足，手里拿着一个给妻子的大梨，却没在客厅找到妻子；奇怪的是，也没在书房找到她，最后瞧见她在卧室里，手里拿着那张不幸的、败露了一切的便函。

她，总是事事操心，忙忙碌碌，心智平平，他就是这么认为的，这个多丽，手里拿着便函一动不动坐着，带着恐惧、绝望和愤怒的表情看着他。

“这是什么？这个？”她问道，指着便函。

回想到这儿，就像常有的那样，让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难受的与其说是事件本身，不如说是他对妻子这些问话所做的回答。

那一刻他所遭遇的情形，就像人们突然被揭发了某种极其丢脸的事所遇到的情形一样。他没能准备出一副面孔，应付自己的过错被揭露后站在妻子面前这种处境。不是觉得屈、否认、辩白、请求原谅，甚至显得无动于衷，这些都比他当时做的要好！他的脸完全是不由自主（就是“大脑的反射作用”，喜爱生理学的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想到），完全不由自主地忽然露出那惯常的、善良的，从而也是愚蠢的微笑。

他无法原谅自己这个愚蠢的笑。看见这个笑容，多丽打了一个寒颤，好像出自身体上的疼痛一般，继而发作起来，以她那本来的急躁脾性，爆出一连串狠话，跑出了房间。从那以后她不想

再看见丈夫了。

“全都怪这个愚蠢的笑。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想。

“可是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”他绝望地自言自语，找不到答案。

2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是个诚实对待自己的人。他不能欺骗自己，让自己相信他懊悔自己的行为。他现在不会懊悔六年前第一次对妻子不忠时所懊悔的事情。他不懊悔他这个三十四岁、漂亮、易于爱恋的人，并没爱恋过他的妻子——只比他年轻一岁，五个活着、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。他懊悔的只是他没能更好地瞒住妻子。但他感觉到自己处境的全部重荷，怜惜妻子、孩子和自己。也许，他可以把自己的罪过更好地瞒过妻子，要是他预料到这个消息会对她有如此影响的话。显然他从未仔细想过这个问题，但他隐约觉得妻子早就猜到他对她不忠，只是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。他甚至以为，她，渐渐衰弱老去，已经不再漂亮、毫不出众、普普通通，只是一个持家的好母亲，按道理应该宽容为怀才是。结果却完全相反。

“唉，可怕！唉，唉，唉！可怕啊！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，什么也想不出来，“在这以前一切多好啊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多好！她很满足，为孩子们而幸福，我任何事都不妨碍她，任由她忙活孩子们的事，忙活家务，她想怎么样都行。的确，糟糕的是那个人是我们家的家庭教师，糟糕啊！跟自家的家庭女教

师求欢，实在有那么点儿平庸、下流。可那是怎样一个家庭女教师啊！（他清晰地回想起M-lle Roland¹那双耍弄人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。）但是当她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没容许自己做任何事情。最糟糕的是，她，已经……一切简直就是存心似的！唉，唉，唉！唉呀！可现在，现在怎么办呢？”

答案是没有的，除了那个生活所给出的，应对所有最复杂难解问题的共同答案。答案便是：总得按日常需要过下去，也就是要忘却。在睡梦中忘却已经不可能，至少要等到夜里，不可能再回到那乐声，那些玻璃瓶子女人唱的歌里去了；因此，应该在生活的梦中忘却。

“到时候再看吧。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自语道，站起身来，穿上浅蓝丝绸衬里的灰色睡衣，甩起穗带打了个结，向自己宽阔的胸腔里充分吸进一口气，习惯性地迈出精神充沛的步子，向外撇着两脚，那样轻松地撑着他肥满的身体，走到窗边，拉起窗帘，响亮地打了打铃。应着铃声马上走进来他的老朋友、贴身男仆马特维，拿着他的外衣、一双靴子和电报。跟着马特维走进来的是带着刮脸用具的理发师。

“有机关里的公文吗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问道，一边拿过电报，在镜子前坐下。

“在桌子上。”马特维回答，询问般地、带着同情看了主人一眼，稍等片刻，又带着狡黠的微笑补了一句，“出租马车的业主那儿有人来过。”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没说什么，只是在镜子里瞧了瞧马特维；

1. 法语：罗兰小姐。

从镜中相遇的目光里看得出来，他们彼此都明白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的目光似乎在问：“你干吗要说这个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

马特维把两手放进外衣口袋，叉着一只脚，默默地、温厚地微笑着，看了一眼他的主人。

“我叫他们星期天来，在此之前不要白白给您跟他们自己添麻烦。”他说出这句显然是预先准备好的话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明白，马特维想开个玩笑，以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他撕开电报，凭着猜测纠正了里面通常都有的别字，继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马特维，安娜·阿尔卡季耶夫娜妹妹明天到。”他说，然后让理发师那光滑、肥胖的手停一下，那只手正在他长而卷曲的腮须中清出一条粉红色的通路来。

“感谢上帝。”马特维说，以这一回答表示他跟主人一样，明白这次到访的意义。安娜·阿尔卡季耶夫娜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心爱的妹妹，可以促成夫妻之间的和解。

“一个人还是跟丈夫同来？”马特维问道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没能说话，因为理发师正忙着剃他上唇的胡子，所以只是抬起一根手指。马特维朝镜子点了点头。

“一个人。准备楼上的房间？”

“禀告达丽娅·阿列克桑德洛夫娜，她会吩咐在哪儿的。”

“达丽娅·阿列克桑德洛夫娜？”马特维好像有些怀疑地重复道。

“是的，禀告吧。拿着电报，再告诉我她说了什么。”

“您是想试探一下。”马特维明白了，但他只是说：

“是的，老爷。”

马特维慢慢在柔软的地毯上踏着嘎吱作响的靴子，手里拿着电报回到房间时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已经洗净，梳理完毕，正准备穿衣服。理发师已经走了。

“达丽娅·阿列克桑德洛夫娜吩咐我禀告，她要走了。说让他，也就是您，随便怎么做吧。”他说，只用眼睛笑着，把他的双手放在口袋里，侧着脑袋，紧盯着主人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沉默了。随后一种和善又稍稍有点儿可怜的微笑出现在他漂亮的脸上。

“啊？马特维？”他说，摇了摇头。

“没事的，老爷，会顺顺当当的。”马特维说。

“会顺顺当当吗？”

“一定会的，老爷。”

“你这么想？那是谁呀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问道，听见门外有女人衣裙的声响。

“是我，老爷。”一个坚定而令人愉快的女人声音说，随即从门后探出奶妈马特廖娜·菲丽莫诺夫娜那张严肃的麻子脸。

“什么事，马特廖莎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问，一边迎着她朝门口走去。

虽然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完全对不起妻子，他自己也这样觉得，但家里所有人，包括奶妈，这个达丽娅·阿列克桑德洛夫娜主要的朋友，几乎全都站在他这边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沮丧地说。

“您去去吧，老爷，再认一次错。许是上帝保佑呢。太受折磨了，看着都可怜，家里的一切都乱套了。也得可怜那几个孩子啊，

老爷。认个错，老爷。能怎么办呢！乐得滑雪，就得……”¹“可她不见我……”

“您只管做自己的事。上帝是仁慈的，祈祷上帝吧，老爷，祈祷上帝吧。”

“哦，好了，你去吧。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说，突然脸红了，“来，穿衣服吧。”他转向马特维，决断地褪下了睡衣。

马特维已经举着备好的衬衣，像马颈圈一样，吹去某种看不见的东西，带着显见的愉悦将它套在老爷那保养很好的身子上。

3

穿好衣服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给自己身上洒了些香水，抽了抽衬衫袖子，用习惯的动作把烟卷、皮夹子、火柴、带有两条链子和坠子的怀表分别塞进各个口袋，抖了抖手帕，感觉自己干净、芳香、健康而又身心愉快，撇开自己遭受的不幸，两腿微微摆动着走进餐厅，他的咖啡已经摆在那儿等他了，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从机关送来的公文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坐下来，读了信件。有一封非常令人不快——是想买妻子地产上一块林子的商人写来的。这块林子必须卖掉；但现在，在与妻子和解之前，不可能谈及这件事情。最不快的是，这让眼前他与妻子和解这件事上掺进了金钱利益。一想到他会受到这种利益支配，为了卖掉这块林子而寻求与妻子和

1. 引用了民间俗语：乐得滑雪橇，就得费心拉雪橇。

解——这种想法让他感到羞辱。

信已阅毕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把机关的公文挪到自己这边，快速翻了翻两份卷宗，用大铅笔做了几处标记，然后推开卷宗，喝起了咖啡；喝着咖啡，他打开一份尚未干透的晨报，开始读了起来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订阅了一份自由派报纸，不算极端，是那种大多数所支持的派别。而且，尽管科学、艺术、政治都没有让他特别感兴趣，但他坚定支持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对这些问题所持的观点，而且只有大多数人改变观点的时候，才会改变观点；或者，不如说，不是他改变观点，而是这些观点在他心里不知不觉改变了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不选择派别和种种观点，这些派别和观点是自己到他这儿来的。就像他不选择帽子和大衣的样式，别人穿戴什么他就买什么。对他来说，生活在知名的社交圈子里，由于成年时期通常发展的某种思维活动的需求，必须拥有各种观点，就像拥有好几顶帽子一样。若说有什么原因，为什么他偏爱自由派别，而不是他圈子里许多人也持有的保守观点的话，那并不因为他发现自由派更加理智，而是因为那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。自由党说，俄罗斯什么都糟糕，的确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有许多债务，钱根本不够用。自由党说，婚姻是过时的制度，必须加以改革。的确，家庭生活没给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带来什么满足，还强迫他说谎、装假，是那样违背他的本性。自由党说，或者确切说是暗示出，宗教不过是民众中那部分野蛮人的约束。的确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就连做个短短的祷告都会两脚生疼，他也弄不明白，那些有关来世的可怕而华丽夸张的话又有什么意

义，如果今世就能够过得非常快活。与此同时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爱开玩笑，有时候喜欢拿一些话为难一下老实人，说要是为自己的血统自豪，就不应该仅仅止于留里克¹，摒弃掉第一始祖——猿猴。这样，自由派就成了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惯，他喜欢他的报纸，就像饭后的雪茄，喜欢它在他脑子里生出的那阵轻轻的雾霭。他读了社论，其中说道，现今时代全无必要大声呐喊，声称激进主义威胁吞噬一切保守分子，声称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镇压革命的祸患，与此相反，“在我们看来，危险并不在于那梦幻般的革命之祸患，而在于阻碍进步的顽固传统势力”等等。他读了另一篇有关财政的文章，其中提及边沁和穆勒²，影射挖苦了某个部。以他特有的快速理解力，他明白每个影射的含义，何人所发，指向何人，缘于何种事由，像往常一样，这让他感到某种乐趣。但今天，回想起马特廖娜·菲丽莫诺夫娜的劝告，想起家里那么不顺心，这乐趣就变了味道。他读到，博伊斯特伯爵³据说到了威斯巴登，还读到不生白发，售卖轻型马车，以及某位年轻女性的征婚广告。但这些消息并没有像往常那样，带给他平静、讽刺的乐趣。

读罢报纸，喝过第二杯咖啡，吃了黄油面包，他站起来，抖掉坎肩上的面包残渣，舒展一下宽阔的胸膛，开心地笑了，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情——是良好的消化引起了开

1. 留里克（812—879），俄罗斯留里克王朝的创立者。

2. 边沁（1748—1832），英国法理学家，功利主义学说创始人；穆勒（1806—1873），英国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。

3. 费迪南·冯·博伊斯特伯爵（1809—1886），奥匈帝国首相，俾斯麦的政敌。博伊斯特伯爵于1872年2月到访威斯巴登。

心的笑。

但这个开心的笑容一下子让他想起了一切，他沉思起来。

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（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听出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），他们搬着什么东西，掉落在地上。

“我说过了，不能让乘客坐在车顶上。”女孩用英语喊道，“快捡起来呀！”

“一切都乱了，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想，“让孩子自己乱跑。”他走到门口，叫住他们。他们扔下充当火车的小匣子，朝父亲走过来。

女孩很受父亲宠爱，大胆地跑过来，抱住他，笑着吊在他的脖子上，像往常那样，闻着他络腮胡子散发出熟悉的香水气味便感到欢喜。最后，她吻了吻他因为弯腰的姿势而发红、焕发着温柔的脸，女孩松开双手，想要跑回去，但被父亲拉住了。

“妈妈怎么样？”父亲说，一只手在女儿光滑柔嫩的脖子上抚摸着。“你好啊。”他笑着对前来问候的男孩说。

他意识到自己对男孩没那么喜爱，便总是尽量做到公平；但男孩感觉到了这一点，没有以微笑回应父亲冷冷的笑容。

“妈妈？起床了。”女孩回答。

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。“就是说，又是一整夜都没睡。”他想。

“那么，她高兴吗？”

女孩知道父母之间有过争吵，母亲不可能高兴，父亲也知道这一点，而他这么轻易问起这个，不过是在装样子。她为父亲脸红。他立刻明白了这一点，也脸红了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。

“她没叫我们做功课，叫我们跟古丽小姐去奶奶家走走。”

“好，去吧，我的坦丘罗奇卡¹。哦，等一等。”他说，仍搂着她，抚摸着她柔嫩的小手。

他从壁炉台上取了昨天放在那儿的一小盒糖果，给了她两块，挑了她喜欢的巧克力和软糖。

“给格里沙？”女孩指着巧克力说。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他又摸了摸她的小肩膀，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子，这才放开她。

“马车备好了。”马特维说，“来了个请愿的女人。”他补充道。

“来很久了吗？”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问。

“有小半个钟头吧。”

“吩咐过你多少次了，要马上通报！”

“可总得让您喝完咖啡呀。”马特维说，那种友善的粗鲁腔调让人无法生气。

“那就快去叫来。”奥勃隆斯基懊丧地皱起了眉头。

请愿的女人是上尉卡里宁的妻子，请求一件既不可能又毫无道理的事情，但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仍像往常一样，让她坐下，仔细地、不打断她，听她说完，给了她详尽的建议，去找谁，怎么说，甚至爽快而有条理地用他粗大、洒脱、漂亮而清晰的字体为她写了一张便条，写给能帮上她的人。打发了上尉的妻子，斯捷潘·阿尔卡季奇拿起帽子，停了一下，想了想是否忘记了什么。看来，他什么也没有忘记，除了他想要忘记的——他的妻子。

“哦，对了！”他低下头，漂亮的脸带上了忧郁的神情。

1. 塔尼娅的昵称。

“去还是不去？”他自语道。心里的声音对他说，不应该去，除了虚伪，别的什么都不会有，要改善、补救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不可能让她重新变得有魅力，从而激发爱情，或者让他变成一个老头，没有能力去爱。除了虚伪和谎言，现在什么结果都不会有；而虚伪和谎言违反他的天性。

“不过早晚还是得去，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”他说，尽量给自己增添勇气。他挺直胸膛，掏出一根烟，吸了起来，吐了两口，便把它扔进珍珠贝壳烟灰缸里，快步穿过昏暗的客厅，打开另一扇通往妻子卧室的门。

4

达丽娅·阿列克桑德洛夫娜穿着短上衣，编成辫子别在后脑勺的头发已然稀疏，从前却浓密而漂亮，脸孔干瘪、消瘦，一双大大的、由于脸孔消瘦而凸出的眼睛惊惶不安，正站在屋里散落一地的东西当中，在打开的小衣橱前，从里面挑拣着什么。听到丈夫的脚步声，她停下来，望着门口，徒然地想在自己脸上摆出一副严厉而轻蔑的表情。她觉得害怕他，害怕就要开始的见面。她刚刚尝试了三天以来她已经试了十次的事情：收拾孩子们和自己的东西，好拿回母亲那儿去——然而再一次拿不定主意这么做；但是现在，就像前几次那样，她对自己说，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，她应该采取点儿办法，惩罚、羞辱他，让他受一受哪怕他带给她的那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。她总是在说要离开他，但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；这件事不可能是因为，她无法摒除认为他是自己的丈